

曹禺全集 7

作者：曹禺

曹禺全集

曹禺全集 (7)

曹禺 著

博 库

中国·美国·台湾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权 利 声 明

对从博库网(www.B00K00.com.cn 和/或 www.B00K00.com) 下载的作品, 仅限于家庭内自己私人阅读, 博库公司(B00K00, Inc.)保留一切的版权权利, 包括但不限于: 出版、复制、传输、发行、出租、播放、传播、展示、制作为磁盘或光盘等现在已有的及将来技术发展所产生的电子和/或数字载体、印制、镜像、设立网站、上载、下载。未经博库公司(B00K00, Inc.)许可, 任何人不得擅自使用作品, 无论是出于商业目的的还是非商业目的。

未经博库网的许可, 任何人不得修改、删除博库网的权利声明和权利管理信息。

博库网自行开发或采用的技术措施、技术手段受法律保护, 任何人不得侵害、破坏。

“B00K00”, “博库”及相关图形等为 B00K00, Inc. 的商标。

出版说明

曹禺是我国现当代的戏剧大师，他的戏剧创作和戏剧论著所取得的卓越成就，以及他对中国戏剧事业所作出的杰出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不但在中国现当代戏剧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影响，而且在国际剧坛上也享有盛誉。为弘扬中华文化，弘扬中国现当代文学以及戏剧的优秀传统，推动中国戏剧的发展，促进国际戏剧交流，特编辑出版《曹禺全集》。

本全集邀请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刘一军任主编，邀请曹禺先生的夫人李玉茹女士参加编辑。全集共分七卷，第一卷至第四卷为话剧剧本，第五卷为戏剧论著，第六卷为小说、诗歌、散文、书信及其他文章，第七卷为改译、翻译剧本和电影剧本等，并附录《曹禺年表》。各卷均按发表年月日先后编次。

本全集所收作品，均采用最初版本或最初发表在报刊上的底本，参照其他版本作一些必要的校订，并作一些必要的注释，最后，经曹禺先生亲自审定。

花山文艺出版社

1995年2月25日

翻译小说

房东太太

一九二七年

“彼时，”克佛尼乔治说：“我在圣柏利路一所整洁的客舍里寄居。我父母决定叫我到巴黎学法律的时候，就为许多零碎的事商量许久，起初许给我二千五百佛郎的费用，但我的母亲和父亲讲，主张为我找一处安适的宿所，钱便按月交给房主。伊的意思恐怕我乱用钱吃不着好的把身体弄坏了。

“我从来没离开桂蒲，在那年纪，我只想取所欲得，所以处处全计划着怎样过快活日子。

“恰巧我们的邻居说有一位马丹克郭兰，布旦地人，伊在巴黎包宿舍。于是我父亲便和这位高贵的太太办交涉，我就在一天晚上搬到伊那里。

“马丹克郭兰约有四十岁，生得特肥，喊出一口教练官的大嗓门，断事也极其刚果。伊的房屋极狭窄，每层楼只有一扇窗户是对街市开的。由下向上看，一些窗户直像个梯子，而那座窄楼，又像夹在面包里的一片肉，活塞在两所楼的中间。

“这位女房主同伊的仆人住在下层；厨房和饭厅在第二层，第三第四全住的是从布旦地来的那四位学生，我就在第五层楼自己单占了两间房子。

“一条暗郁的小螺旋梯子直引到顶楼，一天到晚马丹克郭兰像个海上船长似的在那梯子上跑上跑下。每个房间一天总得走十遍，伊什么全察看过，床铺好了没有，衣服刷干净不，待遇如常不，真闹得乌烟瘴气。——要之，伊待我们可以称得是个母亲，也许比母亲还好些。

“不久我同这四位同伴认识了。他们中间，两个学医，两个学法，但是全甘心在女房主专制的束缚下忍受着。他们因怕伊，像在果园偷过果子的孩子见着一个粗暴的警士在后面一样。

“然而我素来好反抗，我是要独行的。因为马丹克郭兰规定夜间至迟十二点必回，我立刻同伊讲，我在什么时候全可以回寓。听过这话，伊向我看一时再说：

“‘这是决不可能的，我不能半夜里叫安尼开门。再说，这么晚的时候，外面也没有你的事。’

“我正颜厉色地答复伊，按照法律无论何时，伊是必须为我开门的。

“‘假若你不许我，’我说，‘我就叫个警察来评评理；那么，我自己在外面住旅馆，你却应为我付帐，这段官司我总可以操胜算的。所以你或者给我开门，要不然，请我走，这都随尊便。’

“同伊讲理的时候，我笑嘻嘻地望着伊。伊一时悸住开不得口，过一时才同我慢慢通融；我固执不肯，伊也只好退步。我们就这样定下：我自己可以有把钥匙，不叫伊开门，不过这件事是绝对不许

旁人晓得的。

“这一次给伊一个很清楚的印象，以后伊待我极其亲善，也极殷勤，甚至于对我常表示出那种粗暴里的和柔，看来，也不见得无味的，痛快的时候，我便蓦地给伊一吻。我早料到伊要立刻在我耳上回一掌的，便飞快地把头低下，伊的手如圆球一般在我头上滚过。我笑呵呵地向前跑，伊在后面紧追着。

“哦，你这恶贼，我得还你一掌！”

“然而，这样，我们反成真朋友了。

“不久我认识一个在店里做事的女孩子，以先我就时常遇见伊。啊，你总知道在巴黎恋爱是怎么一回事：天气好，你预备听讲去，在路上遇见一个女郎同伊的朋友抱臂步行。伊们是预备上工去的。你看见伊觉出有一种从妇人眼中射出来的那样，美适而轻微的感触。由偶遇突引起来体质上的诱动。遇见那种生来讨人喜欢，为人爱的女人后所导引出来的蛊惑，这种种在生命里全是一件使人心魂颠倒事情哟。无论伊已为人爱，或者还没有爱过全没有关系，伊的天性总要回答一个人求爱的愿望的。头一次你只窥视伊的面孔，伊的头发，伊的笑容，那种迷荡便深深在你身上刺起一种甜美的愉快。你的心里迷漫着喜悦和温和的感触，道不出的那种迷魂的力量使你向个素不相识的女人面前走去；似乎伊那里有些请求须你答复，有种引力使你前行，似乎你久已知道伊，早已见过伊，并且晓得伊现时正在想什么呢。第二天，还是那时，又在这条街上遇见伊。

接着又一个第二天，一直下去，终而你说话。于是恋爱便如一场恶病顺着路程进行。

“好，三星期到头我同爱玛的交情也差不多了。的确，若是我早能找好地方，那种交情总可以期早告成。无奈这女孩子住在家里，伊又绝对不肯同我住旅馆。这叫我不知怎样办好，然而我到底打定主意，到夜间十一点钟请伊到我房里来，说在我这里喝茶。马丹克郭兰十点钟上床，那么不惊动他们，轻轻用那把钥匙开门进去，到一两点钟再照样送伊下去，就成了。

“我费了许多口舌，爱玛答应了我的话。

“那一天我过的一点不舒服，的确，心里真不爽快。我怕临时荒乱，闹出笑话，又幻想出一种不妙的结局，种种的丑事我全顾虑到了。到夜晚，跑到酒店里灌进两杯咖啡同三四杯白兰地壮壮胆。听钟敲十下半，我蹒跚地走到我们约会的地方。啊，伊早等着我了！伊夹着我的胳膊，一直向我献媚。我们便向我的旅舍走去，咳，愈离门近，我愈觉胆怯。我自己想：‘假若马丹克郭兰已经睡在床上’就好了。

“我嘱咐爱玛两三遍：

“‘最要紧的在楼梯上不要出声音。’对这句话伊却笑着问我：

“‘你怕人听见么？’

“‘不，不’我说，‘我怕把睡在我隔壁的人惊醒，你知道人家有些不舒服呢。’

“走进这所房子我吓得像个牙痛的人到牙医那里去一样。窗户全是暗黑的，当然他们必定睡着了。我才放出一口气来，贼一般的小心开门让我那小伴儿进去。随手关上门，提起脚尖沉着气息上楼，又怕走错步，只好把蜡火柴点着引伊走。

“正过女房主的门前，我心跳得奇快，但是我们走到二层楼，接着到第三层，终于到了第五层，进到我的房子里面。啊，得胜了！

“然而我只敢低声说话，为减低声音起见，又把鞋也脱下去。放在酒精灯上的茶也喝过了，我逐渐迫切，一点一点如同作贼似的我把我小伴的衣服剥去。伊步步退让，但仍拒抗着，面灼得红红的，伊昏乱了。

“除了一件里裙外，伊身上什么也没穿，蓦地门开了，马丹克郭兰拿着一支蜡烛走进来，穿的一身亵衣，与爱玛穿的没有丝毫不同。

“我跳起离开伊，远远呆站着，凝视这两个互相观望的女人。咳，以后还要闹成什么地步呢？

“我的女房主用着素未听过的低严的喉咙同我讲：

“‘麦歇克佛林，这里是不欢迎娼妇的。’

“‘但是，马丹克郭兰，’我的舌尖也弹了，‘这位小姐是我的朋友，伊不过是到我这里喝杯茶。’

“‘没见过人们在自己的寝室里请人喝茶的，你最好痛痛快快送这个人走。’

“爱玛当然是晕乱了，把脸藏在围裙里痛哭起来。于是我也慌得不堪，真不知作什么好，说什么好，女房主尊严地命令我：

“‘帮着伊穿好衣服，立刻送伊出去！’

“没法子，只能这样办。伊的衣服丢在地上，像走了气的气球。我一一拾起，为伊放在头上，用心系好。伊一面哭着，一面穿，只顾忙，弄出一些错：扣眼同系带也找不着了。这时，马丹克郭兰站着巍巍然，手里举着蜡，像个判官似的看着我们。

“爱玛急忙忙的随便穿上衣服，伊只想逃走，结纽，穿带，系衣服，弄得飞快，鞋上扣子还没系，就飞也似的冲过女房主的面前跑下楼。我的衣服已脱去一半，拖着拖鞋跟伊后面走，一直反复地叫：‘小姐，小姐！’

“我觉得应当对伊说几句话，然而一句话也寻不出，我跑到了大门，才追上了伊。我想抱着伊安慰下，谁知伊把我强力地推开，战战地说：

“‘放了我罢！放了我罢！’伊把身后的门关上，跑到街上走了。

“正要上楼，我才看见马丹克郭兰正等候着呢。我轻轻走上去，知道还有事情，我也预备好了。

“门开了，伊叫我进去，严重地问我说：

“‘麦歇克佛林我有句话同你讲。’

“我低头进去，伊把蜡烛放在炉架上手叉着手盖着从那白细的短衫露出来的肥满的胸膛。伊说：

“‘那么麦歇克佛林你大概以为我这所房子是不干净的？’

“我的气态一点不能够昂狂了，我低声说：

“‘哦，那不，……但是马丹克郭兰，你不要着急，你总知道，青年人是怎么一回事。’

“‘我知道，’伊答复我：‘我知道，我的房子不许这种东西进来的。这点意思你也明白罢。这房子的名誉要紧，我希望它叫人看得起，不希望它的名声丢失了。这个你也明白我的意思么？我知道，……

“这样那样伊絮絮叨叨地说了至少有二十分钟，说一大堆伊房舍的好名声伊暴怒的理由，并且申斥我一些子事。

“男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没有聆听伊的话，我反而不停眼的看伊。我没听见伊说的一个字，真的！伊说的我一个字都没听见，只看到伊那绝妙的胸膛，丰硕，又白，又大，或者许过于壮满些，但是的确能够引人从脊骨底下生出一种颤动。真想不到，女房主毛织衣服下面，有这样迷人的东西。脱却衣服，伊简直年少十年。我渐渐自己觉得怪特，……我说，……动心了？蓦地我看出我自己又把伊先在我房里搅乱了有十分钟的那种情丝又拨动了。

“在伊后面，那壁龛子里，我瞧见伊的床被单搭滚下来，曲扭成些细摺，那里面现出一片为伊身体压过后的凹处。我总想那个地方必定很有趣，也温软，必定比别处温适得多，当然，这俱因那里蓄藏着迷人的荡媚罢了！

“什么比一个没有铺好的床铺还迷人，还动人呢？甚至远远地，它也能使我醉了一般令我的肉全震动了！”

“伊还在讲理，不过现在和缓些，像一个粗野但是懂事的朋友，还想同我和好作朋友呢。”

“‘马丹克郭兰，’我战战地说，‘我……我……’伊止住听我话的时候，我便一手抱着伊同伊接吻，简直是饿了许久的人，恨不得一口吞了伊。”

“伊挣扎地把头转过来，但是不像是真发气，只反复地机械一般，像平常伊骂我一般：‘这个野兽，……这个野兽……这个野……’”

“这个字没有说完，我便把伊举起来。诚然，在某种情形下，一个人常有一付可惊的力气。”

“我蹒跚地走到床边，落在上边，我还抱着伊呢！……啊，伊的床真有趣，真温适。”

“一小时后，蜡灼熄了，女房主起来再点一支。当伊走回来，拖到我身旁的时候，伊那巨圆的大腿压在被单上。伊谄媚似的，满足似的，又像感激似的吐出一声声音……‘啊，这野兽！……这野兽！’”

（原载《国闻周报》第4卷第22期，1927年6月12日）

一个独身者的零零碎碎

一九二八年

我的太太是个玲珑有趣的女人。平生我最怕没有结婚的女子，伊呢，当然是个有丈夫的。我常想，待嫁的女人总有人尽可做伊的“亲人”的可能，而另一面讲，真放在伊心上的没有一个，讨了这种女子做老婆真是受罪。老实说，不管什么道德不道德，我不愿意结婚，我不愿一生讲恋爱，把它当作自己的职业似的。我厌恶这一类话，这是我的缺点，我自己承认的。

一个单身汉最写意的事情莫若弄一位有丈夫的女人作自己的太太，伊会替你收拾一处舒服，快适的家庭。虽然，在那个地方，从底下人起一直到伊的丈夫，全要监守着你，预备破坏你，却里面的空气依然是舒畅的。什么快活事会由那里紧紧地联拢一起情爱，友谊，甚至为父亲的情致，以及于那张床，那吃饭的桌子，都紧紧打成一团。这还不说，里面又有种种移居的方便，随时全可以搬家：夏天，就在乡下找一个工人的家庭租一间房子，住上几个月；到了冬天呢，就搬到城里中等的人家住，就是你对自己还觉得不过意，搬到贵族的人家住也未尝不可。

我还有一个缺点：我爱这些太太们的丈夫，不过我也承认，有些庸俗粗野的汉子的确使我厌恶，因此，他们的夫人再标致些，我也不愿意招呼。反之，若伊的丈夫是个玃玲而且漂亮的人物，不知

怎样，我发狂似地同他们全生起爱情。然而，我是谨慎的，宁可同太太决裂不肯同老爷翻脸，所以我的朋友还不少。我常想：男人是比女人高超些，这话不是毫无根据：一个女人会使性子，发脾气，同你吵吵闹闹，骂你，责备你，做出种种使你难过，却是男子既做了丈夫，虽然有资格来和你噜噜地诉苦，但是他仍然待你，把你当作一位天使降在他的家庭里面似的。

我的太太是个玲珑而有趣的女人，皮肤微黑，脑筋敏锐，事事打不定主意，而又迷信，婆婆妈妈地像个和尚似的；但是，惟其这样，处处更显着娇媚。伊还有一桩出人头地的本事，伊自己另有一种接吻法，别的女人决学不到伊这步田地，这个地方不合适描写这些事，我不说了。啊！那样柔嫩的皮肤啊！我一抚摸伊的手便感觉出无限的美快。啊！那一对眼睛……伊的眼波含蓄无限缠绵的怜爱，向你缓缓地贯注。我常是把头横放在伊的软膝上，我们默默地停在一地，这时伊俯首来看我，露出一种女人共有的，晕默，昏乱，猜不透的巧笑；我向上举目默视伊，伊眼波里淌出来的情流，恰如美酒，缓缓地甜蜜蜜地流进我的心窝里。啊！蓝而发亮的眼睛凝视你，真是清亮像蓄满一腔子爱情，蓝得如一场欣然的天空。

伊的丈夫是个衙门里的差官，每晚常出去。不用说，我们一齐的时间随意多了。我常在伊家里消磨夜晚，斜躺在长平的沙发上；

伊坐在我头前，一只腿承放着我的头，那只腿放着伊心爱的猫儿，一个又黑又大，名叫“密司梯”的猫儿。我们的手全在那猫粗

壮的颈上抚摩着，互相在他细软如丝的皮毛中轻轻摸弄，我觉出那猫的肚皮在我腰上搓擦，不断地发出咪咪的叫声。有时一只蹄掌抓着我的嘴唇，时而将五个利刃似的爪子放在我的眼皮上，爪尖刺痛我的眼睛，我立即闭上我的眼皮。

我们不断地在外面寻快活，我们叫作“逃奔”，但是，认真地讲，这种字眼不含一丝污秽的意味。不过是在外面旅馆吃一顿饭，或者用过饭以后，走到下等酒店去散心，就像学生喝酒，尝尝新鲜味罢了。

我们走进最下等的买酒处，在那烟气沉沉的屋子的尽头坐下，在一张旧木桌子旁，一些斜倾的旧椅上坐下。一种辣鼻子的烟气，夹着油煎鱼的气味，填满一屋子；穿宽大长衣的工人喧哗地乱谈，喝白兰地。这时，侍者惊讶地看着我们，把白兰地酒浸透的樱桃端进来。

伊微微震战着，一面感觉兴趣，一面觉得有些恐慌。伊把折成两层的黑覆面纱，抬到鼻尖为止，心中藏满了故意犯罪的喜悦，一口一口地呷酒。每一粒樱桃使伊觉得一桩罪过已经做就，每一口糙酒进了喉咙使伊感触闷在心里的喜欢。

以后伊低声向我说：“我们走罢。”我们就离开这里，伊疾忙忙地走伊细碎步儿，从那些酒客里走过，个个人全狠狠地看着伊。一直慌慌张张走到街上，伊才深深叹出一口气，像从一个危险的地方逃出来似的。

有时伊打一个寒噤问我：“假若在那种地方，我被人家欺负了，你怎么办呢？”我做出一种满不在意的神气同伊讲：“哼，保护你，打那家伙！”啊，伊喜欢极了，把我的臂脯压得紧紧的；或者渺茫地希望着有一天伊被人欺负，被人保护，瞧瞧就是这些下等人也为着伊同我争斗。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芒特酒店找一张桌子坐下，看见一位褴褛的老太太拿着一束油渍了的纸牌走进门。瞧见一位女太太在这里，伊立刻走到我们这里来，预备同我这伴儿占个吉凶。依玛没有一件不相信的事，伊自己又是欣喜又是不安，把那位丑婆子让在伊身边坐。

这位暴筋突露的老妇人生着一张无牙的凹嘴，一团粗糙的黑肉在伊眼边围绕着。伊在桌上排列黑污的纸牌，口里嘟嘟听不明白的语词。伊把牌整成一堆，又拿起来，这才把牌慢慢排成行。这时依玛为着好奇，困闷地喘息着，伊的脸发白，静听，只不住地急促呼吸。

神婆子说话了，预言一堆含糊的字眼：快乐和儿女，一位秀美的男子，一次旅行，金钱，一套犯人穿的衣服，一位穿黑衣服的先生，一位朋友回了家，一位成功，死亡。啊！死亡！谁死？什么时候死！怎么一回子事？这两个字把我的小伴儿吓得悸住了。

“要谈详细，”这个老婆讲：“这付牌还不硬足，讲不成。你明天到我那里再见我，我用咖啡粒点占给你看，再没有比那个千灵万

应的。”

依玛回头对我做出愁郁的神气。

“明天我们去，可以吧？哦，还是听伊的话，我们去吧。这件事要是解不开，我不知多么不好过。”

我不觉笑了。

“亲爱的，依你的意思。你要去，我一定陪你的。”

这老妇把伊的地址给我。

伊住在布萧街后一所第六层楼上，第二天，我们就访伊。

伊的房子是个小顶楼，有两张靠椅同一张床，除了这两种陈设外，这屋子尽是一些稀奇东西——墙上钉着一挂一挂的水草，还有些晒干的动物，瓶子罐儿的装了些种种颜色的水液。在桌上坐着一个肥圆的黑猫，瞪着像玻璃似的眼睛望着我们。

依玛刺激得发晕，伊立刻坐下说：

“啊，你看那只猫不同我们的密司梯一样么？”

于是伊告诉这老婆也有这样一只猫；啊，像极了，一丝不差。

“要是你爱着一个男人，”这老婆严肃地说：“你最好不要他。”

“为什么？”依玛又吓住了。

这老婆坐在伊身旁，很亲热地抚握伊的手。

“这是我一生的悲痛！”伊说。

我的伴儿心又热了，逼着这老婆讲给伊听，问伊，想出法子劝伊讲，伊们全是迷信耳朵软的人，所以立刻成了好朋友。至终，这